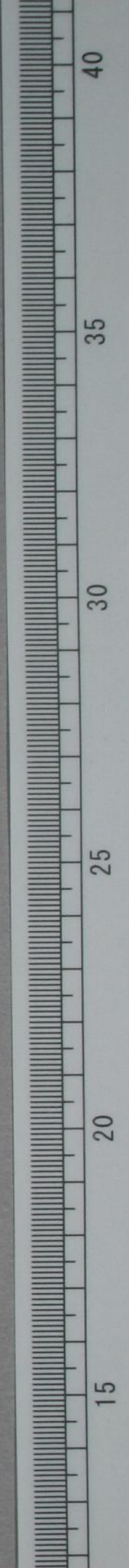




清本
翻刻
劉氏人譜
利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6
3



文庫 11
D 36
3

010190550643



人譜類記下

欽後學洪正治陔華校編

古云。我有德於人。必不可忘。人有德於我。必不可忘。司馬溫公曰。遇有恩而必報。其為臣必忠。為子必孝。唐張弼脫李大亮之難。後大亮貴。遇弼於途。持之而泣。悉推家財與之。弼不受。大亮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弼之力也。願悉臣官爵與弼。帝用為郎中將。代州都督。弼不任德。亮必報恩。此兩得之。

郎中當作中郎

李夷簡彈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厚矣。



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揚公嘉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相別。有如公爲奸佞譖斥。敢視同路人乎。德輿甚歎服之。後數日。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朱晦庵歿。僞學之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敢送葬。惟辛棄疾爲文往哭之。曰。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宋王隨未第時。貧甚。遊於翼城。逋人飯金。執之入縣。有石務均者。其父爲縣吏。爲償錢。又飯之。館於其家。其母尤加敬禮。一日務均醉。令王延舞。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逃竄。他日坐事。

縣令捕之急。往投王。王時已爲御史中丞矣。封一錠銀。葬務均母。縣令聞之。事得少解。尋王爲叅知政事。奏補務均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此所謂不忘一飯之恩云。

宋太倉顧姓者。爲州吏。凡有迎送。必主城外賣餅江家。後江被讎嫉盜。顧集衆訴其寃。得釋。江有女。年十七。送顧所。曰。感君之恩。願將弱息爲箕帚妾。顧使其妻具禮送還。江又攜往。顧復却還。數年後。顧赴京。撥韓侍郎辦事。偶侍郎公出。夫人見之。召問曰。君非太倉顧提孔乎。我卽賣餅江家兒也。嫁充相公少房。尋繼正室。秋毫皆

君賜也。當與相公言之。侍郎歸。備陳始末。侍郎曰。仁人也。竟上其事。孝宗稱歎。命查何部缺官。因除工部主事。

以上記
警忘恩

石名延年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子純仁往姑蘇取麥。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未舉。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五百斛與之。還見公。公問東吳遇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留滯丹陽。公曰。何不以麥舟付之。曰。已付之矣。公喜。

尹名殊

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韓魏公收而養之。既長。聞於朝。命以官。教之如子。朴年少有才。所為或過舉。魏

公輒懸師魯像哭之。謝罪悔過乃已。

此條出明
王鎬寓圃
雜記廷禮
即鎬從父

王廷禮與陸某交。陸貧甚。向人貸金五十。券中詭書廷禮名姓。未幾。索金者至。廷禮知其故。曰。陸君吾故人也。竟不與辨。即脫妻女簪珥償之。

陸名景

陸孟昭送客出門。見丐者於道。熟視之。令人引進。語家人曰。比所見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公即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沐浴更衣。與共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為君置此久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之曰。以此為生。毋再浪費也。

以上
記警

王名會

王沂公為相。士大夫有請差者。公察其可用。必先正色却之。已而擢用。絕不與言。嘗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必使之知。是徇私而市恩也。恩欲歸已。怨使誰當。

王名旦

王文正公秉政。寇準求為使相。公驚曰。將相之任。何可求耶。寇憾之。已而制出。除準節度使。同平章事。寇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得有此。帝曰。此王旦薦也。寇乃媿服。

以上記警市恩

曹彬初與王全斌伐蜀。全斌殺降卒三千人。彬諫不聽。及歸。太祖大怒。必欲推勘。彬為認罪。全斌獲免。及彬再受命伐江南。太祖面戒曰。此番毋得如西川妄殺人。彬

乃以實對。且曰。初所以堅自伏者。不欲使全斌獨受罪也。帝益重之。

周必大監安府和劑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吏曰。假使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必大遂自誣服。坐失官。吏得免死。以上記警嫁禍

程子曰。人於夢寐之間。亦可以卜自己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便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沈文憲公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無所愧。然後可以言學。

楊翥嘗夜夢誤入園林。私食人二桃。既寤。深自咎曰。吾

沈名煥文憲當作端

必且晝義心不明以致此也。為之三日不餐。

薛文清公曰。予往年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黯

然。謂是朱文公。告予曰。少嗜慾多明理。明發遂書其言

於壁。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

甚。心體浩然。其妙難以語人。又曰。心不亂想。形不反

覆。便是睡時工夫。

王心齋以斯道自任。謂聖人可學而至。意氣甚銳。聞陽

明先生講學江右。思往見之。請於父。即日登舟。舟中夢

與陽明交拜亭下。覺曰。此神交也。抵豫章。刺稱海濱生

賦二詩為贄。由中甬入。陽明降階迎之。心齋曰。昨夜夢

明儒學案
中甬作中
門

交拜此亭。陽明曰。真人無夢。心齋曰。孔子何由夢見周

公。陽明曰。此是他真處。我十年前。已知子來。以上記警遊夢

昔人云。寸寸積陰。日以當兩。分分積陰。日以當月。人壽

百年。或成千百歲之功。或不得一二年之用。可不戒哉。

陶侃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

於齋內。人問其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於優逸。恐不堪

事。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

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司馬溫公家居日。常處於賜書閣下。侍史惟一老僕。一

更三點。即令老僕先睡。看書至夜分。乃自爇火滅燭而

睡至五更初。公卽自起。發燭點燈著述。日日如是。

朱子曰。某生平不會懶。雖甚病。且要向前做事。今人所

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縮之心。纔見一事。

便料其難而不爲。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爲也。以上記

昔人有嘲弈棋者曰。但見兩肉柱動搖耳。其神已落在

黑白子中。呂晦叔生平未嘗作行草書。尤不喜人博。曰。

勝則傷仁。負則傷儉。

陶士行勤於吏職。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

酒器。捕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卒則加鞭朴。曰。樛捕者

牧豬奴戲耳。

呂公著

皇甫績幼孤。育於外祖韋孝寬。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憫績幼孤。特宥之。績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厲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於是精心好學。涉略經史。

鄭還古弟齊古。好博戲。還古恣其所用。每出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一十九。償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而易轍。

胡康侯少時好棋奕。登第後。卽痛自責曰。幸得一第。德業竟止於是耶。後不復奕。

昔人博奕。不過消閒適興而已。至今日。則流爲呼盧。

胡安國

鬪弔專以賭錢為事。風俗敗壞莫此為甚。夫要賭最
 是下流所為。負販奴隸之徒。沿街擲錢。冷廟鬪色。為
 民上者。猶必緝訪治罪。乃今好賭之風。偏盛於所號
 為縉紳士大夫者。儼然身列士班。裝模作樣。自謂我
 貴人也。及貪心無處發洩。則詐謀試之呼盧。設局開
 場。引誘少年子弟。甜言巧語。哄騙富戶癡呆。一入圈
 套。百計擄掠。妻子從而乞。肥奴僕因之生色。甚至娼
 優。咸獲對席並坐。只思利其財寶。絕不顧及體面。良
 心喪盡。廉恥全無。推究隱微。不過欲藉此養家活口。
 豈知種種醜惡。有不堪盡述者乎。讀陳成卿戒賭十

名臣言行錄作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此有脫文趙名非

則有不汗流浹背否。

以上記警博奔

戒賭附見

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園第為逸老
 地。公曰。年踰六十。來日有幾。乃謀池圃。顧何時而居乎。
 吾患位高難避而居也。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
 者。莫得常遊。而誰得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
 耶。

趙清獻公家於三衢。所居樸陋。弟姪有欲悅公意者。以
 厚值易鄰居。思構花園。公聞之不樂。曰。吾與此翁。二世
 為鄰矣。忍棄之乎。命速還翁居。不追其值。

明道先生窗前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

見造化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邵康節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且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杯。微醺即已。興至成詩自詠。出遊城中。則乘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稚皆歡。相謂曰。安樂先生來也。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康節所居。以俟其至。名曰行窩。以上記警
流連花石

呂名蒙正
呂文穆公爲相。有土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獻之。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歎服。

韓魏公家藏一玉杯。價不貲。每設以宴客。愛賞殊甚。一日爲侍者擲地而毀。侍者失色請罪。公顧之。徐曰。凡物成毀有數。汝誤也。非故也。神色自若。畧不加詰責。

或有謂東坡曰。吾往端溪。可爲公購硯。公曰。吾止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公曰。吾手恐先硯壞。以上記愛
聚古玩

羅名倫
羅一峰會試。舟次蘇州。夜夢范文正公來謁。云。來年狀元屬公矣。羅謙讓不敢當。公曰。某年某樓之事。感動上清。應得此報。羅寤。因憶昔年曾拒奔女於樓。夢當有驗。已而果然。

唐臯少時讀書燈下有女調之屢將紙窗蝕破公補訖因題於上云蝕破紙窗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後臯大魁天下

吳文恪公訥初赴京時有少婦寡居夜穿壁欲奔公所公即命僕啓戶冒雨而出次日即遷他寓

林茂先才高過人既與鄉薦家貧閉戶讀書鄰女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得以此汗我女慚而退林於次年登第

曹文忠公鼐以明經作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於

驛亭色殊豔意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火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母領去明年會試狀元及第

冒起宗戒色文有云諸惡業中貪色一關最難打破故三百篇首稱關雎而桑間濮上之什備載垂戒乃知此病古今皆然然分兩種而受病亦有淺深庸夫俗子色知難斷意械未工顯蹈明行罔知顧忌至於文人學士雅擅風流侈標逸韻或賄不足餌而以才誘或直不能遂而以巧媒繾綣則託於夙因邂逅便神為天合終日戒不淫淫心時熾逢人說寡慾慾種

更滋干名犯分。裂檢潰閑。機關不止。千般流毒。直兼數世。我願世人。寧甘樸拙。莫羨多情。縱有機緣。且思陰報。若腐言不堪入耳。豈往事總涉虛無。殷鑒炯炯。亦可畏也。以上記警好色

記曰。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居於內。

張湛矜嚴好禮。居處必自修整。每遇妻子。必講說禮法。及前言往行。以教誨之。相對如賓。故其妻子亦交相勉飭。有聲鄉黨。光武朝。湛拜太子太傅。

呂希哲

呂原明夫人嘗言。與公為夫婦六十年。未嘗一日面赤。自少至老。雖在席之上。未嘗歡笑。以上記警閨門

韓魏公曾以三十萬錢買女婦張氏。姿色美麗。及至。張忽潛然出涕。公問故。曰。妾本修職郎郭守義妻也。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歲歉。恐盡室餓死。願沒身於人。以活守義兒女。公惻然憫之。遣張還。且白守義冤。後張復來。公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取前券。包金二十兩。遣之。向者三十萬錢。竟弗問也。

張忠定公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嚴峻。莫敢畜婢使。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公

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質以嫁。仍處女也。上以

記警 賣婢 銅婢附見

趙清獻公帥蜀時。見有妓戴杏花。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傍晚。公使老兵呼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聲叫曰。趙抃不得無禮。旋令止之。老兵自幕後躍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時便息。某實未嘗往也。

二程先生一日同赴士大夫家會飲。座中有二紅裙侑觴。伊川見妓。即拂衣起去。明道同他客。盡歡而罷。次早。明道至伊川齋頭。語及昨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某

恭舊作公今改正

當時在彼與飲。座中有妓。心中原無妓。吾弟今日處齋頭。齋中本無妓。心中却還有妓。伊川不覺媿服。

周恭叔於酒席間。屬意一妓。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之。伊川歸。和靖偶言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父母遺體。以偶賤娼。可乎。

胡名銓北舊作比今从崔林玉露改正玉露黎頰作梨頰黎過作梨過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日。飲於湘潭胡氏園。偶作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菊有黎頰生微過。謂侍妓黎倩也。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過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因書以自警。

楊忠襄公少補郡庠。雖暗室必整衣冠端坐。足不涉酒肆茶坊。同舍生欲壞其節。拉之出飲。託言賓館。其實青樓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妓豔妝出。公愕然疾走歸。取履焚之。涕而自責。以上記警狹妓

蘇長公一日過溫公。值公外出。一僕應門曰。君實不在。長公曰。爾主人已自作相。何得復稱君實。此後當稱司馬相公。溫公歸。遽稱相公。公驚異曰。誰教汝來。僕曰。適蘇學士見語如此。公笑曰。一箇好僕。被蘇學士教壞了。溫公營獨樂園。園丁呂直性愚。公以直名之。春時土人遊園。園丁得茶錢十千。一日來納公。公曰。此自汝錢。可

持去。再四欲留之。公怒。遂持而去。反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砌一井亭。問之。乃前園丁十千所造也。

淫罪多端。男淫更大。行者汗心。言者亦汗口矣。養生家每言男淫損神。尤倍於女。况比頑童者。閨門必多醜聲。最宜防戒。如司馬公所用僕奴。則烏得有意外之患哉。以上記警畜僕

胡文定公罷官。荆南僚舊餞於渚宮。呼樂戲以待。公殊不悅。楊龜山具朝饌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清坐講論。不覺日影之移。

張橫渠先生曰。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流連。又生惰怠之氣。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故聖人必放鄭聲。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不為物所移耳。

黃名福黃忠宣公在宣廟時。一日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著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王陽明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門人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一本的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

訂為補錄
云盤鶴出
家語韓詩
外傳言其
始出之微
後人指為
末流之弊
如曰至今
日而濫觴
極矣之類
謬也

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樸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梨園唱劇。至今日而濫觴極矣。然而敬神宴客。世俗必不能廢。但其中所演傳奇。有邪正之不同。主持世道者。正宜從此設法立教。則雖無益之事。亦未必非轉移風俗之一機也。先輩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即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

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
已。旁視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
之老生擁臯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佛法。功效更
倍。至於渡蟻還帶等劇。更能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
不爽。殺盜淫妄。不覺自化。而好生樂善之念。油然而
矣。此則雖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
私媾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為搬演。聚父子兄弟。
并幃其婦人而觀之。見其淫諛。穢穢備極醜態。恬不
知媿。此與昔人使婦女裸逐何異。曾不思男女之慾。
如水浸灌。即日事防閑。猶時有瀆倫犯義之事。而况

乎宜淫以道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
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即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
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獸之門。可不深

戒哉。以上記警
觀戲劇

黃魯直好作豔詞。法僧曇師呵之。魯直曰。空中語耳。不
致墮馬腹中。師曰。君以豔詞蕩天下人心。罪報何止入
馬腹。正恐墮泥犁耳。黃聞悚然。自後絕筆不復作。

張纘孫戒人作淫詞。有云。今世文字之禍。百怪俱興。
往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為風流佳話。使觀者
魂搖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

據樂善錄
法僧曇師
謂法雲寺
禪師也秀
事蹟詳統
傳燈錄

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俗波靡者多。彼見當時文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爲書。昭布天下。則閨房醜行。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天良一綫。或猶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幼男童女。血氣未定。見此等詞說。必致鑿破混沌。拋捨軀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誰實使之然耶。况吾輩旣以含齒戴髮。更復身列士林。不思遏之禁之。何忍驅迫齊民。盡入禽獸一路哉。禍天下而害人心。莫此之甚已。倘謂四壁相如。不妨長門賣賦。則何不取古今來忠孝節義之事。編爲裨

官野史。未嘗不可騁才。未嘗不可射利。何苦必欲爲此。開口定是佳人才子。密約偷期。絕不新奇。頗爲落套。而且綺語爲殃。虛言折福。不獨誤人。兼亦自誤。吾實爲作者危之惜之。故不憚與天下共質之也。以上詞作豔

王文正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

范名鎮

范蜀公與司馬溫公同遊嵩山。各攜茶往。溫公以紙為帖。蜀公用小木盒盛之。溫公見而驚曰。景仁乃有茶器耶。蜀公聞其言。留盒與寺僧而去。司馬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物。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敝垢。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張九成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讀周易。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次日。郊諭所親謂讓之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燕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夜。同在某州學舍內。喫菹煮飯時否。祁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菹煮飯時。是為甚底。范純仁之子正平。勤苦好學。操履甚於貧士。嘗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正平止以敗扇障日。徒步往來。人莫知其為宰相子也。張子韶手執一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汗敝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以疏布為之。漬以墨汁。夏間汗出。或

寇名準

至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冠飲食。皆不採擇。或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何處。以上記警不安淡泊寇萊公為相時。居第卑隘。或勸之起宅。公不從。魏野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蓋頌其實事也。

李名沆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邱門外。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輔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于名澣

于忠肅公持身嚴介。位至公卿。先世室廬。蓋昇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嘗緣疾在告。宦者奉旨更番來視。見公

自奉簡樸。歎息以聞。特為計所費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輟尚膳醯醬蔬菜之屬為賜。

趙逢龍官侍講致仕。丞相葉夢鼎出其門。嘗謂師宅卑

陋。欲市其鄰拓之。趙曰。鄰里相安。一旦驚擾。非吾願也。

卒不從。以上記警第宅豪奢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敝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

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温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

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

恐有細人之心也。

元即玄

韓康隱霸陵山中。桓帝備元纁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

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衣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始知與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終釋之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不張蓋持扇蔽日伊川先生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

魏文靖公以尚書致仕歸晨夕田間布衣芒履首竹笠以課傭作與野老雜處會天大旱省城三司禱雨雩於

魏名譽

壇墀公渡江從之雩乘竹兜行於道中會三司前驅且至避入委巷猶謂其弗恭也掖而出之三司見之惶恐謝罪行禮既畢倉皇訪公已渡江歸矣

海名瑞

海忠介公極言敢諫廷杖幾死穆廟登極擢巡撫江南戎衣練兵不用八帛四掖且時乘馬尋常牘牒草紙可書不計邊幅民冤赴愬沿途可鳴不立崖岸其始蒞任也冠服不備躬詣肆中市買人無識者

以上記警盛飾與馬

文中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文中子姓王名通

常嘗
盧懷慎掌選時奉身之物止一布囊常有疾宋璟盧從

愿候之。見敝簣單箱。門不施箔。風雨北來。舉簣自障而已。

江湛字徽深。為宋吏部尚書。家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身無兼衣。口無餘食。嘗為上所召。遇澣衣。遂稱疾。及澣就。然後入朝。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眾。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人奢易。由奢入儉

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公名知自

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為劉氏。以上記摯衣服奢侈

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鷓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云。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

魏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元曰。此服妖也。服妖既

元即玄

作身隨之亡。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司馬溫公做古製一深衣。謂邵康節曰。先生亦服此乎。

曰。某為今人。但服今人之服。居恒烏冠緇褐。見卿相不

易。以上記警衣冠異製。

呂與叔在扶溝。雖六月酷暑。必正襟危坐。伊川聞之歎

曰。與叔可謂敦篤矣。

張忠定公。生平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壻王鞏同

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亦不敢袒。公曰。吾自布衣

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

呂名大臨

張名方平
忠定當作
文定

呂名紳

自食某之食。雖袒衣無害也。

恐鞏對長者食亦當如此。

呂涇野先生夙夜居一矮屋。危坐誦讀。雖炎暑不廢衣

冠。以上記警暑月袒。

管寧自遼東歸。渡海遇暴風。舟將覆。寧自檢其過曰。吾

嘗一日科頭。三晨晏起。以為終身憾事。

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樂

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以上記警科頭。

柳仲郢家世貴顯。而家法甚清素。凡遇歲儉。則諸子皆

蔬食。曰。昔吾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

吾不敢忘也。又曰。先君嘗言。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列清

王名澄
胡母名輔
之

高名錯

要非速客不一羹藜夕食齏菹瓠而已皆保重名世祿不絕。

范文正公爲諸生時貧甚嘗讀書僧舍每日不再舉火畫粥斷葷以供朝夕宴如也。

王文正公平生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塵埃投羹中公惟啖飯問何以不食羹曰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不食曰偶不喜飯可具粥子弟有訴於公者曰食肉爲庖人所私可治之公曰汝輩料食肉幾何曰一斤今只得半耳公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類如此。

范忠宣公平生自奉粗糲無重養不擇滋味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爲常子弟有請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蘇子瞻曰吾借王叅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擲而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耶因作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葍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遂題其廬曰安蔬。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

胡壽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一雞。公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位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不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爲吾累乎。

以上記警
飲食豐盛

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嘗自言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

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蘇子瞻居黃州時。與鄰里往還。子瞻既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困。做溫公真率會。而復殺爲三。自言有三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章楓山先生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肉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在家。賓客往來。只一雞一黍。酒三行。就食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在家。賓客相望。必留飯食。止一肉一菜。年雖高。必就舟次回拜之。公府有所相遺。

必有報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者。可以為法。

董損齋成進士後。以奉差過華容。造謁劉忠宣公。留之

飯。飯麥精。饌惟糟蝦一碟。無他具。董因感省。終身持雅

操云。以上記警。宴會侈靡。

陶上行在武昌。與佐吏飲酒。常有限。或勸少進。侃悽然

曰。昔少年多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過耳。

范文正公。每飲酒後。問夫人曰。比來飲酒時何如。對曰。

全無失禮。更覺加謹。公自恨謂加謹處。乃是為酒所動。遂絕飲。

蔡齊喜酒。通判濟州時。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時太夫人

董名模
劉名大夏
上飯字舊
作飲今从
先進遺風
及昨非卷
日纂改正

賈名同

年高。頗憂之。賈存道為詩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

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

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王肅家誠曰。凡為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

若為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兄誠以辭之。敬仲辭君。

而况於入乎。

四戒以酒為第一。凡一切淫亂之原。多起於酒。故可

飲而不可耽。世人嗜酒無厭。以曠蕩為達識。以銜杯

為高致。遂至形骸顛倒。禮法廢亂。罵坐臥街。凌親犯

上。久且喪心墮志。失其常性。能使士敗名。官落職。農

范名贊

曹名端

荒曠商賈喪資甚則損肺腐腸。患生不測。又甚則敗國亡家。遺恨千古。豈不痛哉。范魯公戒子詩云。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作凶頑類。曹月川詩云。養性勿貪昏性水。成家宜戒破家湯。陳成卿衛生集云。醉者善念悉去。惡念熾發。醒時所必不敢爲。醉則悉爲之。醒時所必不敢言。醉則恣言之。故飲而能節者。謂之太和湯。謂之忘情友。飲而不能節者。謂之柔魔。謂之甘毒。又曰。酒淫薪也。恣酒不恣淫鮮矣。夫內火方熾。淫欲怒發。猶自難防。矧縱酒以益火乎。醉飽行房。五臟反覆。得病不小。尤宜痛懲。更有因

醉闕很。而受辱喪命者。悔之何及。縱使極有酒德。醉則高臥於前。所論諸過。一毫不犯。然而酒乃難得之物。飲之過多。殊非積福之道。且飲興方濃。則雖宜爲之事。亦置不爲。宜見之人。亦辭不見。坐失事機。獲罪親友。往往而然。且夫筵席之上。笑語諠譁。時光不覺其長。而司中饋。值奔走者。客筵未散。勢不得食。夏晝冬宵。枵腹守候。常苦其久。而且夜深人倦。門戶啓閉不時。或致火燭疎虞。或致穿窬偷盜。種種未便。雖著酒德。亦所難免。正不得自恃醉之不碍。而必欲盡興至醉也。又曰。世間最可笑事。莫如於酒筵爭勝負。處

世每事宜退讓。况偶爾歡敘。行今較拳。不過片時。意興勝不足榮。負不足辱。輸非有失。贏非有得。彼昏不知。必勝乃已。以至不醉不休。何愚之甚。又有自夸量大。以莫已及。為豪舉。不知生人道德文章。科第功名。種種多不及人處。而偏以量大為夸。不亦謬乎。更有一種人。以酒政嚴明為得意。不思酒以合歡。宜隨其量。何苦強令多飲。以至傷生。語云。苛政猛於虎。吾謂酒政之苛。猶是也。座間若遇此輩。宜急引避之。勿逢其噬。以上記警嗜酒

呂正獻公教原明公。事事循蹈規矩。自幼不得入茶坊

酒肆。市井閭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

晏名殊

晏元獻公居館職時。士大夫各為讌集。市樓酒肆。皆供張為游玩之地。公獨家居。與兄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特除晏殊。執政莫知所因。他日上。謂侍臣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遊嬉宴賞。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以上記警市飲

富名勣

富鄭公自汝州得請歸洛。築第天津橋。與邵堯夫隱居相邇。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堯夫曰。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

包名拯

李見居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候其過門邀之坐二公託以他事不入他日復招飲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也吾輩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不為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蓋二公為布衣時所志已有如此以上記警輕赴入席衛人釣於河得鰈其大盈車曰吾下一觴之餌鰈過而不視益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曰噫鰈貪以餌死士貪以祿死

張詠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闌如也李旼嘗侍坐庶

聯珠詩格
與作語

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為輕肥故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高士傅霖云前來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

呂名大防

呂汲公以百縑遺伊川先生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在旁謂伊川曰勿為己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願者以願貧也公為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願貧也天下貧者亦眾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錢名福

錢鶴灘請告門生有守維揚者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後

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陵。差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也。遂潛歸。太守追之不得。

海忠介公瑞為南總憲。風猷肅然。一日因送表向三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孝廉家屋宅壯麗。憚公清嚴。聞其來。盡撤廳事。所陳什物。索敝持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綰令人減騶撤樂之風。初來蒞任。止攜二竹具。舟泊上河。人猶不知。偶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衾幘皆白布。蕭然不啻如寒士焉。以上記警貪得

曾子衣敝裘以耕於野。魯君使入往致邑焉。曰。請以此

手當作君

修衣。曾子不受。使者曰。不求自獻。奚為不受。曾子曰。參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不我驕。我能勿畏乎。鍾離意為尚書。太守張恢坐贓籍沒。詔以賜羣臣。意得珠璣。不拜賜。帝問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避車於勝母。惡其名也。此穢物。臣不敢拜。帝歎曰。清哉尚書之言也。

韓名維

質 彬叔名宗

伊川先生與韓持國善。往造焉。久留。潁川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嘗有金樛重三十兩。似可為先生壽。未敢遽言之。使汝侍食。從容道我意。彬叔如所戒。啓之。先生曰。願與乃

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辭歸持國曰吾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張橫浦初年貧寒衣食不備有送襲衣者却不受曰土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砥礪則貪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王端毅公恕守楊時有德公者餽千金爲壽公雖謝却之然亦未能忘情終夜不寐每念一動卽大呼曰王某汝何得起此念如是者數四比明此念遂息

葉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端嚴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署視室中無長物惟笠澤銀魚乾一裹新

葉名宗人

歎息攜少許而去明日召之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奚辭

焉時呼錢塘一葉清以上記警濫受

袁氏世範曰人處窮約動輒稱假雖米鹽醯醢計錢不多然朝夕頻頻令人煩厭如假借衣冠器用旣已汙損又因以質錢者有之借之者歷歷在心而借者行行自若且語人曰我未嘗有所假貸於彼此又無恥之甚者也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凡有損壞皆爲補治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意何為。汝曹志之。袁安遇大雪。深丈餘。扃戶不出。洛陽令按行。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視之。見安僵臥在牀。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臥。不宜干人。以上記警輕假孫薪擢元祐中第。選教授。不赴。質性清介。與黃葆為太學舊遊。後黃以御史出守處州。薪不肯詣郡謁。黃約以勸。農曰。會於洞溪。至期。薪以扁舟來會。時有胥吏欲賄黃。將因薪納之。先俾家僮導意。薪曰。謹勿語。使吾聞是入耳賊。

黃幹

朱子嘗謂學者曰。熹在閑遠。豈能為人宛轉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如黃直卿。當先為圖得之矣。熹平生為學。只學得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主此意。今若曲徇朋友之意。相為經營。則是師生之意。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學問之本意耶。嚴宗為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缺。留宗校文。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中式許以五十萬錢。宗笑曰。請其人面議之。翌早來謁。叱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由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其人慚退。宗即曰。辭漕使行。

董公樸家居。適楚試差。公門生也。先時封所擬經題寄公。公發而火之。不以示子。子後一科中式。

陳良謨游學廣德。本庠張掌教謂公曰。歸安武大尹。今秋必入簾。吾引爾往拜其門。場中必當留意。公唯而出。私念窮通有命。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託辭不往。而是科恰中武公房內。假使當時一往。則彼此俱無以自明矣。以上記警請託

呂光詢按吳。有給事欲爲富人居間。適陸粲在座。不果言而別。語所親曰。昨日陸公諄諄言地方利病。又勸其奏請蠲租。彼爲公激昂吐辭。我乃懷私。噤不敢言。思之

張名益敬
武名尚文

甚愧。遂却富人金。曰。吾爲陸公所化矣。

人有操白金託涇野先生居間者。先生謝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乃以鳥獸視我耶。因而不擇者累日。

金九成。廉介不受私謁。居官十年。妻子不充藜藿。病且革。會有富家求釋罪於郡侯。以千金爲賄。九成不可。郡侯自抵其榻。撫之曰。獨不爲妻子饗殮計乎。九成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面壁臥不復語。以上記警居間爲利

王義方爲御史。買宅數日。忽對賓友。指庭中桐樹一雙曰。此無酬值。賓友言樹當隨宅。別無酬例。義方曰。我只買宅耳。樹何所載。召宅主付之錢四千。

徐鉉市宅以居。歲餘見宅主貧甚。召謂曰：「得非售宅虧價以致是乎？」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故主辭不受。命左右輦以付之。

丁名賓

嘉善丁清惠公，厚德甚多。其置產尤足師法。欲置田房，必詳訪來歷。遇有兄弟交爭，或親戚相競，及子盜父業，主佔奴產者，必正色以倫理論之。從容解紛，使其相安。賴以和好者甚衆。其確係已產者，方與成交，銀必足色。法照納官，一併交足。每致一業，必謂家人曰：「生人占不得一分便宜。况棄產得產，苦樂大不相同，須曲體之。三年以後有求加者，必應其請。」昔范文正公三買田地，

吾媿不能效法前賢，亦何忍有求不應乎？

明山賓家貧，將貨所駕車牛。既受錢，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即還之。阮孝緒聞而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

停澆矣。山賓後官至侍中。

山賓南
北朝人

司馬溫公閒居西京，一日命老兵賣所乘馬以給用。語之曰：「此馬夏月有肺病，當先語之。」老兵爲之竊笑。以上
交易
不公

有被裘而夏月荷薪於道，道有遺金，不顧。季札見而呼之曰：「荷薪者何不取金？」翁笑曰：「君何居之高，視之卑，貌

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請問姓氏，曰：君乃皮相之士，何足與言姓氏，遂去。

魏當作漢

魏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家與其妻，妻曰：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士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

呂原明云：京師人有以金銀實二筐，託付於其友，數年而死，其友往語其子，子曰：我父平日未嘗一言此，且無契券之驗，殆長者之誤也。其友曰：我躬受之爾父，豈待契券與汝？汝必與聞哉！兩人相推無敢當，其友遂持以

白官。時包孝肅尹京兆，究其實，斷還其子。世俗皆謂今人無復良心，惟知有利耳。聞是兩人之風，可以釋世俗之疑矣。

羅一峰先生以孝廉赴會試，僕於途中拾一金鐲，行已五日，先生憂旅費不給，僕曰：無慮也。向於山東某處拾一金鐲，可贖爲費，先生怒，欲親贖付還，僕屈指叩頭曰：往返必誤場期，不可。先生言此必婢僕遺失，萬一主人拷訊，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不忍令人死於非命也。竟尋至其家，果係婦遺面盆，而婢誤投於地者。主婦疑婢竊取，鞭笞流血，幾次尋死，夫復疑妻有私辱。

罵不休。妻亦憤怒投繯。賴人解救。先生至。出獨與之。舉家感激。急行至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竟得中式。狀元及第。以上記警拾遺不還

劉歙兄弟三人。共處蓬室。為風所倒。無以葺治。怡然自樂。聚徒教授。從者甚眾。

劉善明家甚貧。惟有遺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苦。賜葛坡塘屯穀五百斛。

東萊太守高慎。以老病乞歸。所居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不少為儲蓄。以遺子孫乎。慎曰。吾以勤身清名為之。基以遺之。不亦可。

乎。慎三子並為刺史。子孫顯宦者累世。

胡敬齋先生。平居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為之籌。先生曰。吾何暇急急為此。嘗有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稊稗不生。何愁五穀不熟。以上記警

持籌許魯齋嘗云。為學以治生為本。此言出。甚為世所譏議。後人當善會其意。知非教人謀利也。貧窮之累人甚矣。古今來有不為此敗節喪名者。幾人。學者須是習勤服勞。樽節儉約。勿使游手游食。以致仰事俯畜。無所依賴而已。昔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

許衡

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正是同此意見。

顏氏家訓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而衣。蔬果之屬。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味。時菜之所生。爰及栝椹器械。薪樵茶茗。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已足矣。以上記警不治生產

藥名度

朱仁軌曰。終日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枉一段。昔有欲為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在唐如裴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心所不安。寧使敝壞。或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